

我有一颗陌生的心脏

[法]

夏洛特·瓦兰德里 (Charlotte Valandey)
让·阿尔塞兰 (Jean Arcein) 著

张蓉蓉 译



我认识在你身上跳动的那颗心

*De
cœur
inconnu*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我有一颗陌生的心脏

(法) 夏洛特·瓦兰德菡 著
(法) 让·阿尔塞兰

张蓉蓉 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有一颗陌生的心脏 / (法) 瓦兰德蕾, (法) 阿尔塞兰 著; 张蓉蓉 译.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680-0667-5
I. ①我… II. ①瓦… ②阿… ③张… III. ①自传体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5493号

Translation from the French language edition of:

DE CŒUR INCONNU

by Charlotte Valandrey
(written with Jean Arcelin)

Copyright LE CHERCHE MIDI, 2011

c/o Cristina Prepelita Chiarasini, Paris,

through Dakai Agency Limited for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7-2015-164号

我有一颗陌生的心脏

Wo You Yi Ke Mosheng de Xinzang

[法]夏洛特·瓦兰德蕾 著

[法]让·阿尔塞兰

张蓉蓉 译

总策划: 亢博剑 闫青华

责任编辑: 孙倩

特约编辑: 吕莹 倪若水

装帧设计: 黄佳菁 胡静

责任校对: 张丛

责任监印: 张贵君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81321913 010-64155588

印刷: 武汉鑫昶文化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2.75

字数: 279千字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定价: 35.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在女演员夏洛特·瓦兰德蕾（Charlotte Valandrey）身上所发生的故事确实是与众不同的，值得我们倾力关注。尽管承受着负荷繁重的求医问药、阳性反应的艾滋病血检结果，以及心脏移植的负担，但她都未曾失去她那旺盛的精力和充沛的活力。夏洛特·瓦兰德蕾的人生旅程对于那些身受心脏移植困扰的心脏病患者，抑或是所有和疾病抗争的患者来说是格外耀眼的，而且，这样的经历对于他们可是难得一见的明证。

器官捐赠是博爱的人类奉上的伟大创举。对此深有体会的夏洛特·瓦兰德蕾，在这场无休无止却又激动人心的战斗中，一直用自己的热情和魅力努力抗争着。她用自己那铿锵有力的话语去尽力说服那些持有怀疑态度的人们。要知道，那些值得歌颂的心脏移植事迹的发端距今还不到五十年。随着时间的演进和技术的发展，这项神奇的手术也在日臻完善。可即使有着日益精湛的术后康复理疗、日趋改善的病情实况等，我们依旧不能有效填补这些器官捐赠者的空缺，即使捐赠者是在逝世后将自己的器官移植到等待它的病人身上。

夏洛特·瓦兰德蕾用自己那引人瞩目的个人经历，带我们走进那段接受心脏移植过后的故事，详述那段故事中的细枝末节，见识心脏捐赠

者和接受者之间的秘密。她想要讲述的这段与捐赠者和周围人事之间的连接碰撞是强烈而又触痛神经的。在她这里，心脏移植所带来的符号力量被强化了，因为历经黑暗的心脏比所有其他的器官在情感的把控上都要来得强烈。在自己离世之后将自己的心脏捐出，可以给予患者希望，赋予他们新的生命，而对于捐赠者来说，自己的心脏亦可成为别人的，这是一种生命的转嫁方式，像是人生之链在另一处得以重新注册延续。夏洛特·瓦兰德蕾就是通过这样象征性的文字记录这样的思想信息，传达令人神往的移植秘密。她让我们见识到心脏移植中那些不为世人所知的角落，力图说服我们加入她的战队。

吉拉尔·埃尔夫（Gérard Helft）教授
（就职于巴黎公共医疗救助机构心脏科）



目录

巴黎，2005年11月 001

我刚刚做了一个梦，梦境历历在目，困扰不休，以致午夜惊叫而醒的我有些晕眩。我死了。终于。

几个月前，2005年初夏，巴黎，圣保罗医院 029

周五中午，我在整理自己的包包。温暖的阳光突然席卷了巴黎。有那么一瞬间，我停下了自己手中的活儿，抬起了头。“如果他不来找我，我就去找他吧……”

巴黎，2005年12月 063

我常常害怕自己屈服于作为病人的自私自利，害怕自己屈服于作为一位离婚的单亲妈妈的忧愁悲苦，害怕自己不够快乐，害怕自己不能胜任圣诞老婆婆的角色，我害怕自己不够资格。

巴黎，2006年1月，在我家 101

今年一开始，我就诸事不顺。我真是为自己的愚蠢哭红了眼，伤透了心。我刚刚在自己的包包底部发现了那些法国大区风景的邮票。我寄送了一百张没有贴邮票的照片。

2006年2月 125

“亲爱的夏洛特：那颗在您身上跳动的的心脏，我认识。我们曾经彼此深爱。的确，我没有认识您、接触您的权利，但是我无法就这样坐视不理。所以；请您原谅我，请您原谅我以这种匿名的方式和您联系。”

2006年3月 169

斯蒂芬如此凶狠的指责让我瘫坐一边动弹不得。我就这么让他收拾铺盖扬长而去。我迟缓地，坐了起来，缓慢地下床，原本应该痛哭的我一声不响，一语不发。

2006年4月 199

“你要走出来！让大家看看你，亲爱的，让大家都知道你一切都很好，让那个男人知道你已经摆脱那糟糕的一切了，好好做一名演员，生活还要继续下去，我的美人儿，你见过的风浪可不只如此呀……”

2006年5月 215

我的世界变得虚幻、缥缈。黑夜和它的凉风取代了白日的酷热。湖面上波光粼粼，城墙上也闪闪发亮。温热的泪水流满了我的脸颊。我曾经认得这个地方。曾经，我来过这里，那是在另一段生命，另一个梦境中，这样的绝美于我是如此的熟悉。

2006年6月 241

“亲爱的夏洛特，您的举动扰乱了我的心智，也深深地拨动了我的思绪。当然，我看懂了。我清楚地意识到，您是明白了，感动了。看到您只为我传达的信息，在此神圣的时刻，我感受到的是您的勇气、您的意志。您的眼睛真是美丽。”

2006年7月，巴黎 255

车子开始失去了控制。对面射来两束强烈的车灯亮光。一声刺耳的喇叭声，像是即将远航离港的船舶发出的船笛齐鸣。我被笼罩进一片白光之中，我的黑夜被吞噬了，在虚无之中我碎成一片。

2006年8月 267

坐在的士上时，我给斯蒂芬发了一条信息：“你好……这些你本可以告诉我的。”接着，在没有任何回应的几个小时过后，我又发了第二条也是最后一条信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参加过那次心脏摘除手术呢？”

2006年9月，巴黎 277

奇怪的梦境依旧急切地逼迫着我的生活，常常让我反常地瘫在床上，醒着却动弹不得。每次梦境都给我一种初次体验的强烈震撼，可是梦境的画面都太过恐怖吓人……我要继续搜寻，我要知道真相。

2007年3月，巴黎 301

我只见到他这一次。他的双眼扰乱了我的视线，像芬芳的紫罗兰。我的演出变成了机械的套版继续进行着。他就是送那些蓝色花儿的人，“孤僻的男人”，一如珍妮称呼的那样，我知道是他。他会过来跟我相见的，这是不可避免的。要是他不来的话，我就去找他。

2008年4月，巴黎 335

我的视线模糊了，我的胸口紧得窒息，我停下了所有的动作，我觉得自己已经无法把所有的文件都回归原位了。所以杨恩不是离婚了，他从一开始就在骗我。

2008年5月 357

一周后我就要离开摄制组了，下一次又是什么时候呢？我回到了巴黎。我没有任何有关杨恩的消息，三天后他就要出发去澳大利亚了，这很好。“我走了。我爱你。”他的这条短信我一直留着。2008年就这样走了，全都结束了。我不再做梦，梦魇也结束了。

2008年12月，在我家，圣诞节前几天 363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开始相信我会死，我开始感觉到死亡压境的恐怖。一股无以名状的焦灼席卷全身。我有预感，预感到我会死掉。我不得动弹，僵直，完全透明，冰冷。

2009年1月 375

这一年开局良好。我签了两份合同。三月份我将会去排演一场舞台剧，今年夏天我还会在RTL主持一台电波节目。我找回了一些朋友。我报名参加了开学季的爱心餐厅活动，他们问我想做些什么。

2009年3月 379

一则由几个单词组成的文字信息闪烁在我的手机屏幕上：“4月29日，上午11点，鲁瓦西机场一号航站楼，澳洲航空181，来自悉尼的航班，我为你返航。”

致谢 391



巴黎，2005年11月

我刚刚做了一个梦，梦境历历在目，困扰不休，以致午夜惊叫而醒的我有些晕眩。我死了。终于。

在心脏移植的两年之后，这最后的一次余震，对于我的这颗二手心脏来说本就是宿命所归。这么一大团，三分之一的梗塞外加上那些没坏死的。人终究是逃离不了这一切。

梦境之初，一切似乎清晰可见，真实无比。上半身麻痹的疼痛从大臂传至指尖，突然的痛楚似双刃剑深深插入我的身体，然后我的躯体似乎在深陷，形成了一个黑窟窿，刺耳的警笛像不断在涂鸦的粉笔发出的“咯吱”声，让我不寒而栗。

继而心脏科急救中心陷入一片混乱，我的全身一股脑儿地被插上了管子，而且这种半透明的西班牙斗牛士式的投枪还在我的身体里运转着。周遭是屏幕墙和几台生命仪，一切布置得像是电视台的总控室。今天大家是在拍摄什么呢？我的离世。我们要做的只有这一件事。

烦人的噪音、“哗哗”的嘈杂声闹腾得我头痛。突然一组血红色

的数字闪烁起来，渐渐放大，出现在夜晚的银幕上，紧接着生命仪尖锐地告知一切已停止了运作。不断有人推开我的房门，进出时房门因一次次撞击发出声响，我似乎置身于一座人来人往、令人晕眩的破旧酒馆，可以说这不是一间真正的房间，这里没有窗户，地面也被铺上了可以流淌各种液体的塑料薄膜。海绵似的一拳，继而是无声无息、了无痕迹，下一个场景迅速转换。

我不是在入睡，我是在求生，此处，立即生效。我有一颗悬在墙上的心脏。

周遭的人都慌了神，看来这次真的严重了。

这样的梦境陌生又怪异。每一个场景都环绕着漂亮的镀金光晕，让我想起了孩童时期被我存在一方秘盒之中的那些神奇镜像。

一旁的父亲一言不发，就这么木木的；再看到儿时的闺蜜莉莉，泪光盈动。啊？不是吧，你们不是要大哭一场吧！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了？

此时我这外来缝合上的心脏开始每分钟只跳动 30 次，继而是 29、28、27。我的血压在急速下降。这位异乡客终于受到本尊身体的排挤了。

“她要走了！”父亲突然恸哭道，“上帝啊！求求您快行行好做些什么吧！”

是呀，我的父亲将会历经一段漫长的时间，无法从这样的悲伤中逃离出来。我从未听闻他有怎样呼天抢地、悲天悯人的举动，也从未听他亲口告诉我他很担心我。说实在的，对我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好事。可是爸爸，你应该要常常述说一下的，敞开自己的心扉，让别人感受得到你的气息，即使面对我的种种苦境，爸爸你也要把对我的

爱说出来呀，还有爸爸，把你的外套穿上吧，外面下雪了，别着凉了。

我可怜的老爸，他的蓝眼睛泛着泪光。我永远最棒的肯，他有一头如布列塔尼的天空一般闪光的灰白头发。他依旧保持着信心，他依旧相信着，我会回来。因为他曾那么多次目睹自己的女儿苍白无力、骨瘦嶙峋、半死不活的样子游走在死亡边缘，但随后又如凤凰涅槃般重生过来。可是我从洗手池上面镶嵌的镜子里看见，生命仪上所显现的我的心脏跳动的正弦曲线已趋于扁平。我已看不清这美丽而密集的几何曲线的上下波动。不，这条笔直的白线就像一条年老体衰的蛇，缓慢摆动着身体，继而将显示屏一分为二。我的眼睛快睁不开了。

“塔拉呢？我的女儿，她在哪儿？”

我环顾这间屋子，希望可以发现女儿的身影，可是大家的轮廓都是如此模糊不清，我只能呼唤着她的名字，而我的双眼前所未有地毗裂着。

“塔拉……塔拉！我的女儿呀！”

“夫人，十五岁以下的孩子是不能来这里的。夫人，您休息一下，不要再说话了，您太虚弱了。”

一个干巴巴的声音传了过来——那是认真负责的护士。的确，我真的很虚弱，我能感觉得到。放心吧，护士小姐，我不是要逃出去来一场慢跑有氧运动的，我会在这儿好好休息的，是的，这还是场长眠。可是在此之前，我想要见一见我的女儿，护士小姐，你能理解吗？你有孩子吗？塔拉今年五岁了，我真的非常想要见到她十五岁时的模样。可是，现在，我真是痛恨这些条条框框的规定。

“塔拉？塔拉！”

如果她不来，将来谁能帮我告诉她我爱她呢？如果我今天就死了，我将会为她而停留，停驻在她的身上。我将变成一只停歇在她肩膀上的粉蝶，或是被她欢喜地拿在手心的一只漂亮的漆红色瓢虫，又或者是一只海滩上的风筝，我的塔拉，你会记得吗？我会一直飘荡在你的上空，一直都在的。唉，以后谁来告诉你我爱你呢？爸爸，你可以吗？你能对我的女儿说这些话吗？你能像刚刚大声吼叫那样告诉她这些话吗？我相信你。爸爸，你懂的，对于生活，她得明白，她要将这一切铭记于心，这很重要。唉，离别之际我已经没有时间亲口对她说了。这要命的疼痛和恼人的警报声弄得我一团乱，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杜丁胺^①！最大剂量的杜丁胺！别电击，我们等一等。其他的都别做。”

今天上午当值的这位年轻的心脏科医生很紧张，慌乱不已。他无能为力地盯住每个显示屏，脖子像个机器人似的来回转动。

似身处于遭遇恶劣天气的机舱之中，我从系了安全带的座位上被抛甩起来，我知道大家再也救不了我了，于是我仔细审视着空姐的面孔，想从中读出这次旋涡的具体重力度数。

“注意，就要坠机了！”这是我从这位英俊的医生紧锁着的眉头中读出的信息。

杜丁胺可是个了不起的东西，是常用于重症监护室的一种合法的高质可卡因。哎呀，对了，杜丁胺，真是个好主意呀！很快，难以置信的效果就显现了——这种化学电击疗法带来了昙花一现的高强度感

① 杜丁胺 (dobu)：多巴酚丁胺 (dobutamine) 的缩写词，作用于心脏收缩的强心剂。

受，成效显著。杜丁胺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让我从弥留状态中舒缓过来。

杜丁胺的剂量应该很大吧！我立刻睁大了双眼，缓过一口气，说道：

“感觉好多了，他妈的，现在好多了！爸爸，你还好吧？你现在可以去接一下塔拉了吗？我知道，现在还很早，但是去把她叫起来吧！我想看看她，我想和她说说话。莉莉，你还好吗？你不要哭啦，嗯？你千万别在塔拉面前哭，也别在我面前哭，这会加剧我的痛苦的。我现在想来些卡蹦蹦水果奶糖，再来杯可口可乐。爸爸，劳驾啦！哎呀，我终于可以慢跑了。那个，今天天气怎么样？在下雪？好吧，算了，真是遗憾。穿着雪地靴散步实在太蠢了！话说这位医生真是可爱呀！莉莉，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他的眼睛了没？还有他的双手？医生，劳驾再给我来点杜丁胺，不是给我啦，是给我们的这段‘爱情故事’。在死之前，来场爱爱吧。多么圆满的结局！我非常想死在一张床上，但是不要孤身一人。莉莉，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心脏科的急救医生都很帅耶！没有吗？超赞的！我保证！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秀。他们都是选一些肌肉发达、类似于《医院惊魂》（*Alerte à l'hôpital*）里面的那个营救者类型的、讨人喜欢的那小部分医生。可是为什么这些性感的医师总是在我很悲惨的状况下看到我呢？在暗淡的氖灯下，面色蜡黄，身着丙烯酸的大褂子，头发紧紧地贴在耳朵上！嘘……他来了。”

杜丁胺的问题是，心脏很显然难以长时间承受这种治疗的冲击，生命这个玩意儿是会被这些人为了把戏所左右的。

“停止注射杜丁胺，我们看看患者的状态能否保持下去。”

“医生，您确定吗？……我在什么地方得罪您了吗？”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算了吧，这本来就是我的回光返照，最后一次散发我迷人的女性魅力，最后一次的会心一笑。

没有了杜丁胺，没有了这甘甜的汁水，跳动的心脏骤然停止。我的这颗心脏回到了它的原始状态，破旧、衰竭。身体在落幕，在衰退，继而坍塌。我渐渐沉睡，身子渐渐滑落。

最终的结局还是相当顺当的。我能感觉得到父亲的手掌施加在我那冰冷的手指上的压力。爸爸，你渐行渐远，一切都在离我远去。这令人憎恶的屋子也在不断延伸，变至无限广袤，而我却越来越小。我觉得自己似蝼蚁般大小，如婴儿，如尘埃，渐入虚无。可是我依旧可以听到一些压抑的痛哭声，接着，刺耳的机器鸣叫声变成“呜呜隆隆”连成一片的低语声。我在这一片无尽遥远的“哗哗”声中离开了人世。我的世界再也不会会有躁动不安的警报声了，再也不用把血输进我的血管了，再也不会看见我的皮肤上呈现清亮的玫瑰红了，我已离开人世。身体最后一次感受到的温热来自爸爸的手掌，再也没有了。这场戏落幕了。

我死于这个清晨的巴黎，享年三十七岁。彼时天还没有泛白，空中还在洋洋洒洒地飘着银光闪闪的雪花。

梦中的景象纷繁复杂，你争我赶地以一种非常混乱的剪辑方式呈现出来。

我甚至出席了 my 葬礼。这其实是件非常有趣的事儿。神父身着完美的黑皮衣袍，佩戴着镶嵌耶稣像的十字架，整体着装有点像麦当

娜首次登台演出时的装束。我的姨婆巴蓓特也从她的极乐世界赶来参加，她还是像往常一样，迈着优雅又无可挑剔的步伐，不过她看起来有种异乎寻常的狂热。葬礼上的乐章非常棒，都是我喜欢的，那些过去的黄金年代：电话乐队^①、滚石乐队、印度支那乐队^②、金发美女乐队^③，还有一段由复活过来的母亲演奏的肖邦前奏曲。母亲看起来很耀眼，她身着一件轻盈的紫色长裙。母亲朝我温柔地笑着，像个天使，我朝她伸出双手，却触碰不到她。

真讨厌啊！没有一个人看起来神色悲伤。这太奇怪了，葬礼上其乐融融。我担心他们已将我遗忘了。我能很清晰地看见每一张微笑着的面孔。

大多数的人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难道是我的粉丝观众们过来了吗？这实在是太热情了。我环顾了一下整个现场。教堂里站满了人，这让我心里好受了些。大家给我选了一个漂亮的闪着白光的棺木，朴实却有点现代实用艺术的元素，不错的选择。不过我不喜欢雕刻的橡木和镀金的把手。一个娃娃的棺木，一位“少女”的首饰盒。电影中的我们是永远不会老去的，要么收获全世界，要么一无所有，也可以像我这样在今夜离去。

第一排有一个新生儿，孤身一人。这是一个红得有些怪异的婴孩，

① 电话乐队（Téléphone）是一支成立于1976年的法国乐队，于1986年解散。乐队在其活跃期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是为数不多获得国际认可的法国摇滚乐队之一。

② 印度支那乐队（Indochine）是一支法国老牌摇滚乐队，成立于1981年，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法国摇滚界的一面旗帜。

③ 金发美女乐队（Blondie）1974年8月成立于美国纽约，New York Punk Rock的代表，以复古、仿效60年代女子乐团为出发点，引爆了美国新浪潮朋克最灿烂的一页，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纽约最具影响力的乐队之一。

光溜溜地坐在那儿，双眼紧闭。在他那半透明的皮肤下，我可以看见血液在静脉血管之中流淌着。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孩子，他也和人群保持着一段距离，我好像是唯一一个可以看见他的人。这个景象让我毛骨悚然。

“女演员夏洛特·瓦兰德蕾今晨在巴黎去世，死于心肌梗死。她于十六岁时因出演电影《红唇》（*Rouge Baiser*）而被大众熟知，同样也因为这部电影获得了1987年柏林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奖。而在其他角色里面，我们还会记得她在热门电视连续剧《科迪埃一家，法官和警察》（*Les Cordier, juge et flic*）中出演皮埃尔·蒙蒂（Pierre Mondy）的女儿——那个泼辣的记者形象。在夏洛特·瓦兰德蕾的生命旅程中，她历经了十七岁时被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三十四岁接受心脏移植手术这样的人生剧变。她还是一位小女孩的母亲……”

我盯着这位漂亮的新闻主播克莱尔稍显倾斜的脸蛋儿，她顶着一头混杂着金色的头发。她阅读着提词板上的信息，目光呆滞中带着些许微妙的同情，她的嗓音平滑而又带着温柔的冷漠，让听众对于这条信息不觉突兀。我高声地评论着她这字里行间的信息，我多么希望她能听到我的倾诉呀。“不是这样的，这不对！克莱尔，我还没有死，这是个噩梦！”我竭尽全力想打断这位主播的报道，但是无济于事，她依旧有条不紊地播着新闻。心肌梗死？我现在应该是心力衰竭才对吧。这是一个讲述一位年轻的女士非常乐意地接受了她所需要的另一颗心脏，继而再来一颗的故事呀。从来有二就有三吗？这次不会了。

谢谢你，亲爱的克莱尔，你又提到这个叛徒，这个杀千刀的艾滋病病毒。先让我们向那些被这个病毒击溃了所有免疫机能继而离去的